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十一.

甘格最近神出鬼沒，尼奧說他與瑪莉露正打得火熱，晚上只要我們沒有團體活動，他便去她那兒報到。尼奧叫東尼勸勸他，說修行人不能太重視感情生活，一旦陷入情感的深淵，必然不可自拔。甘格不在，東尼也很遺憾，因為他每次出去，總要帶一個跟班的，甘格很聽話，帶他去哪裡就去哪裡，連問都不問。現在甘格有了固定的女友，東尼等於少了個伴。由於上次他要我陪那兩位小姑娘，我很合作，東尼大表滿意。於是我便取代了甘格，每到日落黃昏後，就和他一起到處串門子。

離我們住處不遠的地方，有幾個青年男女合租了一層寬大的閣樓。他們實行經濟合作方式，每人攤付極少的費用，卻能享受相當愜意的生活。

東尼一再向我提起這個閣樓，一天，他帶我繞過一道陰濕的小巷，來到一座粉牆斑剝的古舊樓房前。除了還有扶手外，那搖搖晃晃的樓梯，比我們那座危樓的樓梯也高明不了多少。爬到三樓時，已經到了頂，再推開天花板一看，上面竟是別有一番天地。

這層閣樓約有二十坪大小，呈正四方形，他們用三夾板做成十字短牆，隔出四個房間。兩間用作臥室，另有廚房、廁所佔去一間，剩下一間為公用客廳。

由於隔間不高，人站著就可以透視整個大廳，廳內二側各有一個窗子。一個朝東北方空曠的大西洋，正好俯視蒼茫茫茫、碧綠無波的海面。另一個窗子略顯陰暗，迎面是陡峭的護牆，可以看到蜿蜒通到上城的公路路基。

這裡空氣新鮮，光線充足，而且視野廣闊開朗，我一見就喜愛不已。

我們到時，住在北房的兩個女學生，露蕙莎和貝珍，以及南房的一對男女，瑟加和茱迪都在家。露蕙莎是個憂鬱型的女孩，皮膚白暫，骨瘦嶙峋，缺乏青春的光彩。貝珍恰好相反，皮膚微黑，身材飽滿，短而烏亮的黑髮，托著令人疼愛的圓臉。她熱情似火，一見到東尼，便親切地與他擁抱。

瑟加是個羞澀而秀氣的男孩，他就讀法學院。茱迪則是個金髮女郎，在教小學。

茱迪一見東尼，就說：「你再不來，貝珍就要登報了。」

東尼詫異道：「我不是留了個住址嗎？」

貝珍回到房中，拿出一封電報及一團皺皺的紙條。

她說：「你地址是留了，卻是里約的。那天我們都喝得半醉，當時沒注意。」

「不可能的事。」

「不信你看。」貝珍將那張皺紙遞過來。

東尼一看，臉上的表情立刻變複雜了，好像見到了鬼。他忙將紙條塞進口袋中，尷尬地說：「那天確實是醉了，我另外寫一張給妳，其實我們的住處很近，就在前面不遠。」

「那個地址是誰的？」

東尼笑得很不自然，卻擺出一副舞台上表演的架式：「當一個人口中泛著酒香的時候，千萬不要相信他染著香氣的聲音。」然後他向大眾彎腰鞠躬，解釋說：「莎士比亞說的。」

貝珍神秘的一笑，把手中的電報舉在空中說：「莎士比亞說的？你真是天才！」

東尼臉色又一變，狐疑地問：「妳打了電報去找我？」

「不！我是寄信去的。」

「那麼……這是什麼呢？」

「是回電。」

東尼突然一震，眼神中閃過一片烏雲，半響說不出話來。

貝珍不忍心折磨他，和婉地說：「這封回電是托我轉交給你的，我沒有拆。你只要說實話，我就給你。」

東尼恢復了平靜，臉上又掛出了那副令人無法拒絕的笑容。他說：「老實告訴妳吧！那是我太太的住址，我們已經分居一年多了。」

貝珍果真把電報交給他，說：「我早就猜到了，所以一直等著你來。你看，我沒有拆開。」東尼接過來，連看都不看，就往口袋塞。貝珍止住他說：「一定有要緊的事才發電報，你馬上就看。」

「不會的，我們的事早解決了。」

「可能還有其他的事，否則不會用電報的。」

「我回去再看。」東尼堅持著。

「不！現在就看，不然你回去，我不留你。」在貝珍身上，我突然發現了罕見的、人性的光輝，不禁對她好感大增。

東尼不得已，只好聳聳肩，懶懶地把電報拆開。這時露蕙莎正在找唱片，貝珍問我要不要酒，我便要了杯清水。

這個房間很涼爽，穿堂風由海上傳來，帶著略鹹的海藻腥味。音樂響起了，海在黑夜中寧靜地躺著，星光卻淘氣地鬧成一片。

東尼看完電報後，便仔細地將它摺好，收在身邊。只見他一振精神，笑著說：「今夜玩什麼？」

「電報上怎麼說？」貝珍緊追不捨。

「沒什麼，不過是很久沒有我的消息，要我把地址告訴她。」貝珍將信將疑，鬆了一口氣，倒了杯威士忌給他。東尼連眼都不眨，說：「今天不喝了，省得又鬧笑話。」

茱迪便說：「那麼罰你今天講個笑話吧！」

東尼想了想，便說：「有一個賊，垂涎於一個富翁收藏的珠寶。這個富翁請了一位保鏢看管珠寶，這個保鏢非常機警，雖然賊也偷到了些珠寶，但每次都被保鏢發現，幾乎失手。」

「賊恨保鏢入骨，決定先陷害他，便將所偷的贓物埋藏在保鏢住處附近，並丟了些珍寶在地上，一直引到埋寶的地方。他遠遠地偷看著，果然，保鏢發現了，循線追查。」

「賊見保鏢已經中計，便忙去通知富翁，說保鏢是賊。富翁趕去一看，果然看到保鏢在挖掘藏寶，不由得他分說，便把保鏢當賊辦了。」

他說完後，面無表情地望著大家，我們以為故事還沒完，都痴痴地等待下文。不料，半天沒有動靜，東尼也老神在在地望著我們。

最後貝珍等得不耐煩了，問道：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什麼？」東尼一臉無辜的樣子。

「你還沒有講完呀！」貝珍急得跳腳。

「我講完了呀！然後？然後賊便隨心所欲地偷了呀！」東尼理直氣壯地說。

「這有什麼好笑？」貝珍大為失望。

東尼得意地說：「在這個時候，只有做‘賊’的才會想笑！」

貝珍這才明白被他罵了，氣得跑過去搥他，兩個人鬧成一團。

茱迪解圍說：「東尼，你把我們都罵了，你說該不該罰？」

東尼說：「該罰！該罰！」

「那麼罰你跳那個你編的舞。」